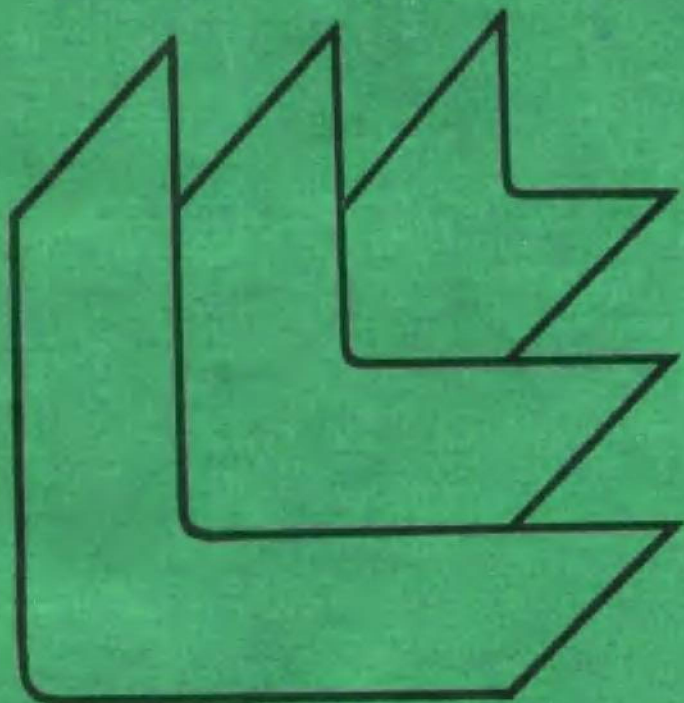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野草》论析

肖新如 著



0.97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《野草》论析

肖新如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 大连印刷工业总厂印刷

字数: 150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 1/2
印数: 1—1,462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之江 责任校对: 陈冰白

封面设计: 王昕为

统一书号: 10371·31 定价: 1.15 元

ISBN 7-5382-0108-4

目 录

关于《野草》	(1)
“地火在地下运行，奔突”	(19)
——《题辞》论析	
“一意要制他的死命”	(28)
——《秋夜》论析	
“我不如彷徨于无地”	(37)
——《影的告别》论析	
“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！”	(46)
——《求乞者》论析	
“由她去罢”	(54)
——《我的失恋》论析	
他们“也不拥抱，也不杀戮”	(59)
——《复仇》论析	
“可悲悯的，可咒诅的”	(68)
——《复仇（其二）》论析	
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！”	(78)
——《希望》论析	

- “江南的雪，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” … (90)
——《雪》论析
- “我的心只得沉重着” …… (100)
——《风筝》论析
- “青天上面，有无数美的人和美
的事” …… (110)
——《好的故事》论析
- “我息不下”，“我只得走” …… (119)
——《过客》论析
- “那我不如烧完！” …… (126)
——《死火》论析
- “不敢，愧不如人呢” …… (136)
——《狗的驳诘》论析
- “这是人类的成功，是鬼魂的
不幸” …… (141)
——《失掉的好地狱》论析
- “抉心自食，欲知本味” …… (152)
——《墓碣文》论析
- “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……” …… (163)
——《颓败线的颤动》论析
- “说谎的得好报，说必然的遭打” …… (169)
——《立论》论析
- “几个朋友祝我安乐，几个仇敌祝我
灭亡” …… (174)
——《死后》论析
- “但他举起了投枪！” …… (185)
——《这样的战士》论析

- “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” …………… (196)
——《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》论析
- “这是病叶呵！” …………… (202)
——《腊叶》论析
- “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” …………… (210)
——《淡淡的血痕中——纪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
未生者》论析
- “他们已经粗暴了，或者将要粗
暴了” …………… (219)
——《一觉》论析

后 记

关于《野草》

鲁迅的散文诗集《野草》，共收作品二十三篇。这些作品是作者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在北京写作的，陆续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的《语丝》周刊上。一九二七年四月《野草》结集时，作者在广州作《题辞》一篇。一九二七年七月，《野草》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。

写作《野草》的时候，作者正处于思想发展的十字路口。由于“五四”以后革命斗争的深入和形势的变化，作者原有的进化论和个性主义等思想，已无法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，而新的思想又还未确立。这一尖锐的思想矛盾使作者感到困惑和痛苦。鲁迅在回顾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时说：“后来《新青年》的团体

散掉了，有的高升，有的退隐，有的前进，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，并且落得一个‘作家’的头衔，依旧在沙漠上走来走去。”他感到自己“成了游勇，布不成阵了”，于是发出深沉的感慨和疑问：“新的战友在哪里呢？”^①

革命队伍的分化，本来是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常见现象。但当时尚未确立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作者却对此感到不可理解。按照他当时相信的进化论观点，新生的、进步的、革命的势力理应同心合力、共同奋斗，最终取代腐朽的、落后的、反动的势力。可是现实斗争的状况却不是这样，曾经号召革命并一度站在革命“战阵”中的人物，不但有人开始逃避斗争（“退隐”），而且有的已经跑到反动势力一边去了（“高升”），这使坚持“前进”的作者受到极大的冲击，使他感到突然失去了共同战斗的力量。后来作者在《题彷徨》一诗中形象地描绘了自己当时的孤独处境：

寂寞新文苑，平安旧战场。

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彷徨。

孤身只影、单枪匹马，怎么去同敌人战斗呢？鲁迅要坚持战斗，但不知道力量和出路在哪里。他感到十分痛苦和矛盾。

作者心灵上的这一痛苦和矛盾，主要是由于自己当时世界观的局限造成的。这时期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

^① 《南腔北调集·〈自选集〉自序》。

线已经在南方建立和发展，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已经形成和到来；但是由于作者当时世界观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和片面观点，使他暂时看不到这一革命形势，更看不到即使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也存在着人民革命斗争力量。鲁迅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革命的动力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认为广大群众是麻木、落后、愚昧、无知的。他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觉醒的知识分子身上，力图通过他们的直接抗争去反抗黑暗势力，或通过他们的启蒙工作，去促使落后的群众觉醒。这一认识有着正确的一面。但是他颠倒了力量的主次关系，并把觉醒者和落后者对立起来，对广大群众往往过多地看到了他们落后的一面，而很少看到他们革命的一面；同样，对于觉醒的知识分子，起初也过多地看到了他们进步的一面，而较少地看到他们软弱的一面。因此，当“五四”文化革命统一战线中的许多人物“风流云散”之后，便有着幻灭的感觉，以为革命失去了力量和希望，以致冷却了自己的“战斗意气”。同时，由于看不到群众的革命力量，又带来了敌我力量对比关系的片面观点，以致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，而过低地估计了革命的力量。《野草》的许多篇章在写到反动黑暗势力的时候，就往往给人以无可摆脱的重压和不可抗拒的感觉，这一情绪在《野草》中是十分突出的。

但是，作者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而是一个坚持斗争和追求光明的坚强战士；不管困难多大、路途多远，他都要继续奋斗和探索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这就是作者当时的座右铭。他在彷徨苦闷的同时，已深深感

到原有的思想道路已经陈旧了，因此决心抛弃它，选择新的思想道路。在《野草》的一些篇章中，已可看出这样的尝试。他不满意自己的旧思想，要坚决与之“告别”（《影的告别》），并作一番严格的自我批判：“决心自食，欲知本味”（《墓碣文》）。他也看到原有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了，再往前走，“前面，是坟”（《过客》）。因此，他决心要“离开”旧的思想道路而“奋然”前进，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。虽然这些探索 and 追求尚无把握，但这毕竟表现了作者敢于否定自己的自我革命精神。

如果说这时期作者的小说、杂文更多地反映了客观世界，那么《野草》就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更多地表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我们在《野草》中看到，作者一面顽强不屈地战斗着，一面毫不掩饰地诉说着自己内心的苦闷。作品既反映了作者一贯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，又大胆地暴露了自己思想中的某些消极成分。这种暴露，从自我革命的角度来看，正是严以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的表现。因此，我们绝不能把《野草》中的消极成分同悲观厌世者的颓废没落思想混为一谈；这种消极成分只是前进中的彷徨和战斗之余的回顾，出现这一现象的动因是为了更好地战斗。因此，当主客观条件一旦具备，作者就会毫不犹豫地扬弃这些消极的思想成分，迈开大步向前进。一九二七年四月写《题辞》的时候，作者就从斗争实践中开始体察到了人民革命力量的存在及其威力，于是他充满了信心，宣告“旧我”的“死亡”和“野草”时代的结束。从此，《野草》一类的作品就不再出现了，因为“日在变化的时代，已不许这样的文章，甚至这

样的感想存在”。^①这时，作者的思想步伐和时代的步伐已逐渐趋于一致了。

二

如从作品的基本思想情绪着眼，可以把《野草》的二十三篇作品划分为两大类：一类是着重表现作者一贯的战斗精神的；一类是着重表现作者特定时期的内心矛盾的。如就每一篇具体作品而言，那么绝大多数作品都同时交织着这两种情绪，只是有主要和次要之分。有些篇章战斗情绪是主要的，但也有着某些寂寞、低沉的情调；有些篇章矛盾痛苦情绪是主要的，但仍有着反抗、批判的精神。所以，可以说《野草》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交织着战斗和苦闷的情绪。这是作者主观上要前进，而客观上（作者视野中的客观）又无路可走的内心矛盾的反映。

在反映战斗情绪的篇章中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大致包含着三个积极的主题：一是歌颂顽强勇敢的战斗精神；二是暴露黑暗势力的本质和罪行；三是批判群众的麻木精神和腐朽意识。

在属于歌颂主题的诗篇中，作者通过不同性格的反抗、战斗者形象的描写和塑造，表现了对黑暗社会和反动势力的反抗斗争精神。《秋夜》是表现这类主题的重要篇章。作品通过对小粉红花、枣树和小青虫形象的描写，热情歌颂了反抗黑暗、坚持斗争、追求光明的反抗战斗精神，特别是突出

^① 《二心集·〈野草〉英文译本序》。

歌颂了枣树不畏强敌、不受蛊惑、顽强勇敢的战斗精神。同广阔无边、冷酷凶残的夜空相比，枣树虽然显得势单力薄、孤独无助，而且身负内伤和外伤，但是它毫无惧色，始终“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一意要制他的死命，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”。在枣树的攻击下，强大的夜空终于败北。《这样的战士》描写了一位目光敏锐、经验丰富、顽强坚决、永不休战的战士。这位战士能及时识破敌人的各种伪装和诡计，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向敌人“举起了投枪”，不打倒敌人决不罢休。其顽强坚决正与枣树的性格相同。这两篇作品是最能体现鲁迅本人的战斗精神的。在《死火》中塑造了在冰冷的世界里宁愿燃烧焚尽，也不愿坐以待毙的“死火”形象，表现了在斗争中求出路的精神。《腊叶》中的“枫叶”同“死火”具有同样的品格和精神，它乐意在寒霜中同深秋对立，而不愿被人封存保护，以免失去自己的固有本色。《颓败线的颤动》中的“垂老的女人”一生受尽了痛苦和屈辱，但她并不屈服，她挺起胸膛，昂起头，站起来奋然反抗这一无比黑暗、是非颠倒的罪恶世界。《一觉》中的知识青年，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，“灵魂被风沙打击得粗暴”了，他们觉醒了，用实际行动同黑暗社会斗争，得到了作者的高度赞扬，宣言“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”。作者所描写、赞扬的正是他自己一贯提倡的性格和精神，也正是他自己的精神面貌在作品中的反映。它说明作者即使处于极端矛盾和痛苦之中，仍以反抗、战斗为己任。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在黑暗社会中只有坚持反抗斗争才会有出路，尽管前途茫茫，但是他始终坚信

漆黑如染缸的旧中国，除了“想法子来改革之外，再没有别的路”^①，断定“这漆黑的染缸不打破，中国即无希望。”^②

在以暴露为基本主题的篇章中，作者着重揭露和批判了反动黑暗势力的代表人物及其帮凶。这是作者通过散文诗的形式同反动势力进行直接的斗争。《失掉的好地狱》描写了以暴君和刽子手面目出现的地狱统治者“人类”，这实际是现实最高反动统治者的化身。这一统治者新上台比以往的统治者更加凶恶残忍，他得势后便立即“添薪加火，磨砺刀山，使地狱全体改观”。这深刻地说明，反动阶级的政权更迭是换汤不换药的，人民群众只会落得更加悲惨的命运，因此对任何反动统治者都不能寄予丝毫的幻想。但是作者也同时告诉我们，那些反动统治者是既凶残又虚弱的。《淡淡的血痕中》就揭露了作为统治者象征的“造物主”的这种属性：

“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，却不敢毁灭一个这地球；暗暗地使生物衰亡，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；暗暗地使人类流血，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秣；暗暗地使人类受苦，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。”这就是“造物主”凶残和怯弱的本性，他要镇压和屠杀人民，但他没有能力镇压屠杀所有的人民，他只能靠“人类中的怯弱者”的存在来维持自己的统治。如果人类中没有了“怯弱者”，那么统治者也就失去了统治的条件。因此，作者高兴地看到“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”，并预言这将会使天地“变色”。此外，作者还在《狗的驳诘》中暴露了

① 《两地书·四》。

② 《两地书·六》。

卑鄙无耻、势利贪婪、连狗都不如的“人”；在《死后》中暴露了黑暗、冷酷、悲惨、冷漠、民不聊生、害虫横行的社会现实。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对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的无比痛恨，对他们的揭露控诉，是作者同旧社会战斗的基本内容。这类作品和他同时期写下的许多杂文一样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制造黑暗和罪恶的反动阶级，使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战斗性。

在属于批判主题的作品中，作者首先抱着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态度，批判了广大群众的麻木和不觉悟状态。这一批判在作者前期的小说和杂文中也是常见的。这里着重批判的有落后群众的旁观态度和助虐行为。作者看到，在封建主义的长期毒害下，群众中普遍存在着麻木、自私、空虚、无聊的精神状态。他们对任何事件都当作“热闹”看，大至杀头示众，小至男女私情，他们都蜂拥而至。《复仇》中虚拟的情节就是这一现象的写照。广漠上出现了一对“裸着全身，捏着利刃”的男女，他们或“将要拥抱”，或“将要杀戮”。于是人们便“从四面奔来，而且拼命地伸长脖子，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”。这使我们想到了《药》、《阿Q正传》、《示众》等作品中的类似场面。这是作者所最感悲愤的现象。在《复仇(其二)》中揭露和批判的是落后群众的助虐行为。封建阶级的思想专制，使人们失去了是非善恶观念，他们往往以统治阶级的是为是，以统治阶级的非为非。他们对于社会上的觉醒者、革新者、革命者不但毫不同情和理解，甚至同统治阶级持同一态度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作者曾经愤慨地说：“暴君治下的臣民，大抵比暴君更暴；暴君的暴政，

时常还不能满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。”^① 这种说法当然是带有偏激情绪的，但也道出了群众严重的不觉悟状态。作品中麻木的群众对救世的先觉者耶稣的污辱、戏弄、唾骂乃至虐杀，就充分暴露了这些人的愚蠢和盲目。作者对上述两种落后群众都采取了“复仇”的办法，一是硬使他们无热闹可看。如那一对男女“也不拥抱，也不杀戮”地站着，直至自己的身体“已将干枯”，使那些看热闹的人们无聊到“失了生趣”。一是使助虐的群众在觉醒者面前显得渺小、卑污和可怜。如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前不肯喝起麻醉作用的药酒，忍着剧痛，尽情地“玩味着”那些“可悲悯的，可咒诅的”人们的卑污行为。作者采取这些“报复”办法的用意虽然是为了促使群众觉醒，但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，因为群众落后的根源不在群众身上，而且群众也不全是这样的人。因此作者对待群众的这一认识和态度是片面和偏激的。瞿秋白指出，鲁迅等“早期的革命作家”，在反映“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”中，是有着“怀疑群众的倾向的”，“他们看得见群众——农民小私有者的自私，盲目，迷信，自欺，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，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‘革命可能性’，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。”^② 两篇《复仇》的情绪正反映了这一“倾向”。群众的落后意识和麻木状态，只有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才能克服，他们是有革命积极性的，而且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逐渐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。

① 《热风·随感录六十五（暴君的臣民）》。

② 瞿秋白：《鲁迅杂感选集》序言。

其次，对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某些恶劣风气和腐朽意识，也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有力的批判。《我的失恋》是为“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”^①而作的，直接批判了文坛上的无聊风气。《求乞者》批判了在旧社会恶劣风气的影响下，某些少年的虚伪做作，逢人磕头乞讨的丑恶行为；《立论》批判了虚伪圆滑、不分是非的处世哲学；《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》批判了只会诉苦而不敢反抗，甚至反对反抗的奴隶主义和奴才思想。这类批判基本上也是针对落后群众的，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他们觉醒和前进。

此外，作者在批判社会和群众弱点的同时，也对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落后意识进行自我批判。这是作者严以解剖自己的具体表现。《风筝》就是这一类型的作品。作者曾经不断地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对群众的毒害，在这一篇作品中他却通过具体事件的描述和无情的自责，批判了某些封建意识对自己的影响和毒害。他痛苦地回忆了自己年轻时以长兄的身分对年幼的弟弟的一次“精神的虐杀”——禁止和破坏小弟弟放风筝，损伤了儿童天真的心理。后来当他觉醒后，感到无比的沉重和悲哀。这篇作品同《一件小事》一样，使我们看到了作者崇高的精神和品格。

以上是《野草》中体现作者战斗精神的篇章。

下面再来看看反映作者内心矛盾的作品。这类作品也可分为两种类型，一类是直接揭示内心矛盾的，一类是展示某些理想和光明的。

在揭示内心矛盾的篇章中，着重反映了作者对旧我、旧

① 《二心集·〈野草〉英文译本序》。

的思想和旧的道路的极度不满，他要冲出樊笼，寻求新的思想和出路，但是主客观环境又还没有给他创造冲出的条件和能力，结果到处“碰壁”，“使他感到中国各处是壁，然而无形，象‘鬼打墙’一般，使你随时能‘碰’”。^①这里说的虽指敌我斗争，但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情绪，看到了他无路可走的处境。这一处境使作者感到十分痛苦。他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和旧思想的局限，因此要坚决和旧我“告别”。在《影的告别》中，作为“新我”象征的“影”不愿同象征“旧我”的“人”在一起了，经过反复和痛苦的思想斗争后，终于“独自远行”，离开了一向所依附的“人”；但是由于找不到光明和出路，最后还是“被黑暗沉没”。这里反映的正是作者痛苦、矛盾，甚至悲观、失望的情绪。为了抛弃旧思想和摆脱痛苦的心情，作者甚至试图采取硬性“离开”的办法，在《墓碣文》中，对旧思想作了否定和批判后，赶紧“疾走，不敢反顾，生怕看见他的追随”。这种做法虽然表现了同旧思想彻底决裂的态度，但是实际上也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，因为这是一种盲目的、一相情愿的“离开”，前面还是没有可走的路。作者说过“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”，^②现在他自己正处于这一境遇中。但是作者是一个知难而进的战士，尽管前面没有可走的路，他还是要冲上前去。《过客》中的“过客”就体现了作者的这种精神。这是一个顽强、坚决、清醒、无畏的战士。他彻底否定了已经走过来的道路，坚决反对走回头路，他要继续往前

① 《华盖集·“碰壁”之后》。

② 《坟·娜拉走后怎样》。

走，但是前面是绝路、死路。在此进退两难之际，他既不“回转”，也不“休息”，而是“昂了头”，“奋然”地向前走去。这极好地表现了作者在艰难困苦中勇于探索和追求的精神。但是前途还是毫无把握的，因为紧跟在“过客”后面的还是茫茫的“夜色”，他还是沉没在黑暗之中。

前途到底有没有希望？作者对此作了认真的探索。根据自己的处境和当时对客观现实的认识，作者悲观地感到前途是没有希望的。在《希望》中作者就如实地表露了自己的这一本不愿它存在的认识和心情。就自己的处境来看，自从“同一战阵中的伙伴”分化以后，常使他感到“分外地寂寞”，觉得自己已经“老了”，叹息自己的“青春已经逝去”，因此，凭自己的力量已无法抗拒“空虚中的暗夜”了。那么，就把希望寄托在“身外的青春”——青年人身上吧，然而同样使人大失所望。客观的现状是“青年们很平安”，“五四”时期那样的斗争面貌全都消失了，“现在没有星和月光，没有僵坠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，爱的翔舞……”这使作者感到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，今后，“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。”但是就自己的主观愿望来说，自己是极愿意有希望的，进化论的观点也还使作者隐约感到“将来必胜于过去，青年必胜于老年”。因此他总是在绝望中存着一线希望。他反复吟唱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”，其目的也正是想借此鼓舞自己，使自己不至于绝望，继续斗争下去。但这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，整篇《希望》所透露的其实是但愿不存在“绝望”这一主观愿望，因为现实使他太失望了。